

秋风秋雨韵秋色

□毛雅莉

陕南安康的秋天，是一个芬芳、多彩的季节，更是一个成熟、收获的季节。安康的初秋，风吹拂，雨润泽，秋就来了。秋风是支画笔，秋雨是十二色水彩，一吹一淋，初秋就多彩多姿地呈现出了，美丽的山城安康，在初秋中更加靓丽动人。

“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夜来秋雨后，秋气飒然新”。安康的秋色尽在“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的秋风里轻轻飘过，留下一堆故事。秋，以盛大的人场券轻易地打开了我的诗笺。

秋风拂过门前的小路，菊花的淡香弥漫在空气中，我醉了。秋风拂过田野的金浪，一股泥土香、稻香、桂花香、果香的气息扑面而来，最打眼的是玉米，又一次把金黄的棒子挂在了枝头。秋风拂过小河，泛着一阵阵微波，心也泛着微波，在鸟鸣中才平静安详下来。

当秋风轻拂树叶时，片片落叶在飞舞着，像飘逸的丝绸跳出了属于秋天的优美舞姿，纷纷扬扬落入母亲的土壤。更像一个高考的孩子，即将远离母亲，步入大学的殿堂，去遥远的新世界。秋，让我心中充满了敬畏和感慨，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和美妙。我拾起一枚秋叶，当成岁月的书签，夹在一本诗集里，让它的清芬与文字一起留在我的心中，成为永恒。

定边的云

□曹锋

站在定边“世界红花荞麦原产地”巨石旁，放眼望去，天地苍茫，风卷云涌。视野如此开阔，一眼望不到边；天空怒云翻滚，地面丰硕画卷。大地上是荞麦花的世界，红艳艳的荞麦花热烈绽放，蝶蜂飞舞，暗香涌动。天空是云的江湖，就这样沉甸甸压在头顶，看上去很低很近伸手可摘；又似乎很高很远，遥不可及。这些云，看上去杂乱无章，拥挤着、叠加着、蒸腾着，像是棉花收割后被大风吹向天空；又像是大海里波涛汹涌的巨浪，排山倒海，气势磅礴；又恰似，天宫里孙悟空你借一根如意金箍棒和天兵天将来我往我激烈过招。

久居交口河小镇，四面环山，人若井底之蛙，难得在定边感受一番“远辽阔。天空的云多姿多态，那厚重的一块云像是一部沉甸甸的历史，讲述着1600年前赫连勃勃的大夏国统万城里荡气回肠的故事；这一片，镶了金边的云层，光芒四射壮丽辉煌，展示三五九旅在此上马与宁夏青海“二马”战斗，下马卷起裤腿在盐湖劳作打盐的情景；近处一片云霓飘飘，似大漠敦煌飞天仙女，仙韵飘逸，轻歌曼舞，梦幻空灵；最高处的厚层滚云连成一片，奔腾咆哮，讲述成吉思汗蒙古大军弯刀铁骑纵横欧亚大陆所向披靡……

高高耸立在天地之间，在荞麦花丛中拔地而起的风塔巨人挺立，三片巨型页轮缓缓转动，就像太极八卦图，转动阴阳，推动乾坤，把我们浩瀚的历史云层中拉回现实。

这里地处西北黄土高原“风口”，风力资源丰富；日照充足，太阳辐射强度高，光伏资源得天独厚。太阳能光伏发电铁甲卫士钢铁长城一样整齐排列，能与太阳能，在巨型叶片的翩翩轮动下，在光伏电板的歌歌转化下，电能源源不断产生，清洁能源干净利落践行“双碳”目标，绿色新风开启时代绿色引擎。

云借着风的力量，把历史演义，把风光呈现；风借着云的形象，把神奇故事传遍人间。

此刻，我似乎才明白，公司一行五十余名宣传工作者来到靖边学习交流，是为讲好小故事里的大延长。来到定边接受红色革命教育后，看风起云涌天空画卷，诗意盎然。

秋风如酒，醉红山岳。

秋天，既以热情抒发多彩，也以坦诚表白自我。

首先感恩秋光的，要数野菊花了。房前屋后，山根崖角、沟底路畔，这儿一蓬，那儿几簇，黄灿灿的先声夺人，撩起火辣的热情，起哄似的去挑拨高坡林木。此时的远山近水，只可见懒散的斑驳花叶，如隐隐的灯明灭不定。

在林间茅草道行走，忽听身旁草窠里一阵乱响，惊飞蹄起一只山鸡，肥硕地负重斜飞，慌落在远处柿子树后的荒草中。秋天的禽鸟为啥吃得肥重油光？原来山山有秋花，坡坡结熟果，核桃、柿子、酸枣、山楂相继熟。果熟生虫，虫招鸟儿，都是顶尖级的美食，哪有不被陶醉的！秋季，不光是人们收获的季节，也是鸟兽饱腹积蓄生命能量的大好时光。别谈山鸡如此，还有喜鹊不时从头顶飞过，沉甸甸的，如重物着地，白底蓝羽、油光闪亮，走起路来大腹便便，不惊不慌，尽显绅士风度。刁了只虫子，以得胜者的姿态扑跳到陈年麦垛上，再瞅瞅四周没有对手，便埋下头心安理得地左一甩、右一甩，直起脖子饱享美味。也许，林子里美食太多太诱人，它们的歌声少

安康今年的秋雨，是一位多情的少女，婉转缠绵，久久不愿离开她的偶像安康，总把相思的泪水，晶莹剔透；又像一篇优美的散文，每一滴雨就是一个词，一个句子，一个篇章，把它们串联起来，就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讲述着成熟的果实和丰收的希望。

秋雨，是美的化身，是爱的使者，是水的舞者，踏着轻盈的舞步尽情舞蹈，无私奉献给甘露，给万物乳汁，孕育着丰收的希望。秋雨更像一首诗，含情脉脉，情意绵长，给远方一屡相思，给岁月一抹霓裳，不知惊艳了多少时光。如泼墨敲响了丰收的乐章，万亩粮田，稻谷飘香。秋雨也是乡愁，淋湿了我的惆怅。

秋雨过后，万物一新。一层层田野，一片片青山绿水，一缕缕阳光，一朵朵菊花，都在告诉我们，秋天是生命的延续，更是生命的赞歌。

雨停了，就有彩虹飞渡，红的、黄的叶子像一只怀旧的小鸟，那时，蝉声拂去了秋雨，也拂去了痛苦的回忆，用最后嘶哑的鸣叫撑起了秋高气爽。

秋夜的深处，传来一声声虫鸣。听蟋蟀像一个个小小的音乐家挥动着琴弦，奏出一阵悠扬的旋律。蛐蛐如同激昂的交响乐，用高亢的音符将夜空的宁静打破。这一声声虫鸣，为这个秋天增加了韵律。张爱玲说过：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秋中的安康，烟雨诗画。汉江之畔，金州之边，碧水濯濯，岸芷汀兰，如诗如画，如梦似幻。

清晨，我踏着细雨蒙蒙拜访汉江，微风阵阵，江雾升腾，烟浩渺。远处的楼房、远山都笼罩在白雾之中，宛若海市蜃楼，如临仙境。往日的汉江，似江南女子，娴静、温婉，静静流淌，与周边的亭台楼阁、花草树木形成了江南水乡的美景。连日来的雨让汉江变了模样，河水上涨，一改往日温情，如豪情万丈的汉子，一路奔流向东去。安康山城泰然自若，两岸的一草一木经过江水洗礼，依然百折不摧、生生不息。望着这气势如虹的江水，一瞬间，心里也是激情澎湃，豁然开朗。

安澜楼下，清静如许，三三两两的行人皆沉醉在汉江的秋韵中。秋风徐来，偶有三两只鸟儿叽叽喳喳，路边的柳枝随风摇曳，这时的风，早已失去了夏日热浪般的浓情，带来了阵阵清爽和温馨。雨水打湿了枫叶的叶子，一颗颗晶莹水珠镶嵌在红叶上，如钻石般，灵动且剔透。雨依旧缠绵，淅淅沥沥打破了积水滩的褶皱，雨滴在水面上跳起圆舞曲。雨滴落在石桌上，声音清脆如碧玉。登顶安澜楼，观汉江美景，听风雨小憩，

宁静悠然。雨水洗涤后，一江两岸更加壮美秀丽，些许清新、些许朦胧，愈发儒雅、愈发厚重。四座桥贯通城市南与北，文化与历史交融，尽显一座城市的抱负，每一个从桥上走过的人，都会记住安康这座宜居之城。

秋雨中的汉江，四周都是湿润的气息，夹杂着青草和泥土的清新。细看江面还有水草和野鸭在游荡，闲情的人撑伞在江边漫步，雨意把所有的悠闲与淡泊都缝进了汉江里。“江城如画里，山晚望晴空”，雨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明净秀丽，沉醉开眼的景象，诗人李白早在千年前就为秋景所定格。

雨，还渐渐沥沥地落下，潇潇洒洒地落入汉江，在江面留下无数涟漪。滴滴答答的雨声就像玉珠落入银盆中，悦耳动听。雨水洗拂着城市，滋润着心灵，为大山，为土地，为万物送去生命之水。

秋风秋雨韵秋色，仿佛一幅画卷缓缓展开。金黄的稻田，白色的棉花，红色的高粱以及成熟的瓜果，都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让人感受到生命的力量和岁月的沉淀，感受到秋色沉积，岁月如诗，情意浓浓，缀满枝头。

“秋雨一向不解休，连昏接晨终穷秋。”这绵延的雨季，是秋天多愁善感的写意，也是秋天给予我们最深情的告白。



芦河无声惜细流 张岚 摄

雁山瀑布花盛开

□黄兆莲

雁山瀑布我去过两次，一次是初冬，一次是初春，两次去的时节不对，都没能欣赏到这里让人津津乐道的彼岸花。今年秋分日，我有幸随文友再次到雁山瀑布，慕名观赏彼岸花。

我们一行人说说笑笑，迎着淅淅沥沥的秋雨，走进这个国家4A级景区，迎接我们的是阵阵瀑布声。枫沟河两岸开满了火红热烈而奔放的彼岸花。沿着河沟继续向景区里面走，从林中、山路边、溪谷缝隙，彼岸花见缝插针一簇一簇地盛开，一直延伸到景区深处。我们像进入了彼岸花的海洋，又像是误入了天堂仙境，飘飘然，不知今夕何夕。

我们跟着导游，乘车经河滩，再沿盘山公路绕行十余公里，来到景区顶部的主场花海“巴山山谷”。大家惊奇地发现，在崇山峻岭之中，在这一览众山小的高山之巅，竟出现了上百亩的平地，绿草如茵的平地在秋天的晨雾中宛如瑶池，拥抱着大片大片的彼岸花。或许因为这里水汽氤氲，彼岸花开得比别处更好，花朵更艳丽、更热烈、更张扬，一支支在秋风中妩媚而浪漫，让人目不暇

接、心花怒放，像进入童话世界。大家纷纷拍照、录视频留念，忙得不亦乐乎。此时，小雨轻柔无声地落下，拂过我们的脸颊，也拂过彼岸花的花瓣，宛如爱人的指尖划过心上，微微一颤。

我们下山的时候雨更大了，雨雾缭绕，我们一行人宛如在仙境中漫步。为了不遗憾，导游带我们去了新开发的“滴水崖瀑布”景点。从几十米高的悬崖顶端飞奔下来的瀑布，不顾一切扑向深潭，水花飞溅，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我们忘情地在雨中旋转放飞、欢呼，迎着水花狂欢。

路上，导游给我们讲了关于滴水崖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大雁生活在这个山崖附近。一次在飞行觅食中，雄雁不幸撞崖跌下谷底，雌雁盘旋在雄雁周围鸣叫着，企图唤醒雄雁，一天、两天、三天，

哀鸣到滴水，仍不见雄雁醒来。后来，筋疲力竭的雌雁依偎在雄雁身旁，殉情而亡……

这对大雁的忠贞爱情感动天地，也唤醒了整个山谷的彼岸花。为了纪念这对情深义重的大雁，人们从此将这里叫“雁山”，这里的瀑布叫“雁山瀑布”。每年秋天，彼岸花盛开，人们说，这向死而生的热烈，像极了大雁的爱情。我被大雁的故事感动，也被彼岸花的热烈所陶醉。

有人说，彼岸花是吉兆之花，梵文名曼珠沙华，意为天界之红花，象征着纯洁、美丽、思念、热情和独立，有着不止息的幸福和对爱的敬仰。也有人说，彼岸花是成就之花。凡善业成就皆言彼岸，彼岸以超脱开悟，如慧眼见真，彼岸花开，悉地成就。还有人说，彼岸花是情爱之花。花开一千年，花落一千年，花开叶落永不见。梦里几度回，情义永相恋。

我们在缤纷的花语中，走出了山谷。然而，我的心却依然沉浸在瀑布声中，沉浸在不舍人间烟火的花海中，沉浸在美好的浪漫故事中。

了许多，只是有一搭没一搭地鸣叫，是减产了吗？不，是丰富的沉默。要是在春天里，鸟儿像赛唱似的，树枝上生发出一首首抒情诗，激情不已。一到夏天，树阴枝柯，却挂满了长篇叙事诗，高声低调，闹得浓阴更加幽静。而眼下的啼鸣，哼唱的多是精致的哲理诗，简单、有力、含蓄，唯独麻雀们整日里扑向东扑向西，没个安魂处，絮叨不已，废话连篇。

秋叶渐黄，果熟催人忙。收拾完庄稼地里的玉米，又忙山坡上的果木，采摘枣子、山楂、石榴、柿子，手提肩扛背驮，全是黄熟透亮的好收成。院墙、栏杆、树杈搭满厚实的玉米串。把果子拉回家，农家人手脚不停地分拣、晾晒、装箱、拉运、售卖。老人也闲不住，把腾空的醋瓮瓷罐洗刷干净，待新柿子入瓮酿醋。有的人家将剥好的石榴籽，密贮坛中酿酒。屋檐下一溜儿挂的柿子串，犹如古代皇帝的帽帘，闺房的珠帘，恐露尊容芳颜以示尊贵神秘。连村路边的树上，也吊着高一挂红艳，

低一串串，团团丸丸，丝丝缕缕，格外诱人。崖畔上的一棵柿子树，叶子落光了，只剩下柿子串，转转红亮，枝头压枝头，把彩霞揉成纠结不清的圆。路人不敢攀摘，鸟儿无暇顾及，只好任其自生自落。

经过几场秋雨冲刷，雨走雾散，天朗气清，一树一山争相托举出连片的火焰，连崖壁危石也被贪婪地舔着红光，不再板出冰冷的面孔。粗大魁梧的野性霸王，三叶枫却红得端庄清丽……山坡山脚红艳相映。落生在沟底路旁的黄栌树哪肯寂寞，燃烧一缕瘦火，摇红一口清潭。落石，石生暖意；浸水，游鱼乐花。往日里撑起的一树树青春，眼下却抖着一蓬蓬华彩，缀枝作扇，拍打枫叶；坐地为笏，只有大地能读懂收藏。树底枯草里兜着的、荆棘上簪住的依然是秋色。端详每一片，叶脉里怀揣着树的形体；俯卧地面，匍匐着无尽的思念。

人逢秋添衣，山逢秋卸妆。秋山，变得异常坦荡，深知树树荣华终会凋落，轰轰烈

醉秋

□罗锦高

烈将成为过去。懂得放下，明白删繁就简，该删的删去，该抛的抛开，复归于大地，播种新生。光留下秃枝，是在拜别云霞，还是留给星星来歇脚？再不遮遮掩掩，早已显山露水。美与丑、新与旧、高与低全亮出来：呲牙咧嘴的树疤，反衬着依然苍翠的松柏；白墙红瓦铝合金门窗，带出一侧低矮破烂东倒西歪的土墙老屋。还有村边坡地上的小路，在枯枝败叶间弯来绕去，不知路头在哪，路尾摔向何处。像过去山里人的思维，转来转去转不出自己，而现在的青壮年，早已把这乱麻绳似的土路摔掉了，留给了寂静的村庄，留给了老人和羊群。喂，山羊怎么穿上蓝色裹鬼呢？细一看抹的是蓝药膏，一经打问才明白，他怕山羊沾染秋霜露露得病，才给抹药。他拾起一块土疙瘩朝头羊掷去，头羊惊跳一下，离开刚啃吃过的树芽树皮，白花花羊群拥挤而去。

钻进柿子林，落叶满径，行人划拉出一串脆亮的秋声，前面由枫树、银杏树接纳了我们。满地的金黄与红亮，我有点儿不忍踩踏，怕踩伤了待飞的翅膀。我拾起几枚红叶带回去，夹在书中，让秋色和诗意住家生香。

车过秦岭

——写在西康铁路通车十年之际

□胡永刚

我从古长安走向秦岭以南
牛背梁下，火车载着我当年的梦
我依稀看见依山傍水的灯火人家夹岸而居
乾佑河一夜暴涨，冲毁了高高的塔楼和钻机
而我们在深夜鏖战，密林深处栖息的村庄
摇摇欲坠
那些手提灯笼来救援的村人脚步腾腾
纵身跃入这不可测度的湍流与深渊

二十年面目全非，那青身发力的筑路人
与盘山道上踉蹌而行的马车一同消失
那写诗的女孩，赠我以戴斗笠的诗集
被一双双沾满油污之手的钳工们
争抢传阅而不知去向
谁收留了地峡的花朵，峰峦的微风
我只记得铺开的铁轨一路向南
如我金色年华，在山谷间播开

车窗外风景如画，我仍在拓荒千里
我永远怀念云雾缭绕的盘山道，长满绿花生的田畴
和老远就喊着号子赶来支援的挑夫
怀念他们低矮的村舍，他们熬红的眼睛
他们碗里的红薯粥
现在，在他们的广场，时间消失
野狼消失，水蛇和赤兔消失
这深谷中的楼阁、山庄，都通高铁
把深藏的阴影、习俗和溃败的传统
一起植入梦境

谁还在垭口的深雪潜伏
谁还在山腰的云雾穿行
是我，被你们遗忘了的大山子民
我曾是风霜的旅人，是被旅人惊飞的斑鸠
我是柞水的溶洞，是镇安的板栗
我是小河镇的桑蚕烤烟
我是消失了的山羊，是撒落在路边的芭米
是劈开万山的天堑，是高大天野的神居之地

是的，我是探路者，
是号角，是主旋律
你们的团圆月在我手上升起
你们的麦田在我的眼前闪闪发光
我是怒吼的汽笛，是飞驰的长龙
是你们脚下伸向远方的景观
我是时间，是黄金
是展开的锦缎
我把世界源源不断推送到你们面前
而你们正在加紧排练龙的图腾
你们正沿着龙的足迹走向远方



《空山新雨后》国画 杨稳新

之之終端田與南倬
慶庚善子祖我畝彼
報如且鱸以犧或甫
以抵有玻祈羊耘田
介如曾南甘以或歲
福京孫畝而社籽取
萬乃不田以以黍十
壽求怒峻介方稷干
無千農至我我藪我
疆斯夫喜稷田藪取
倉克攘黍既仗其陳
乃敏其以滅介陳
求曾左谷農攸食
斯之嘗士之黍農
箱稼其女慶我人
黍如旨曾琴髦自
稻如禾來擊以有
梁梁易止鼓我年
農曾長以以齊今
夫孫畝其御明適

书法 冯奇